





書

書

書

晦菴辯論胡本錯誤書 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

近問承寄聲存問

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為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

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會
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
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
性書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
及辭官表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泐為沂祭文改姪為
猶云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真看得此數處
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
理故也叙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為回互而反失事
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曲為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
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

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
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
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
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
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况明道乎今如此
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
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
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
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
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

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况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為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况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泐此遂謂嫂為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

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通拒之幾何而不為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

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

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旣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

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

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旣不用切勿毀棄十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昨見共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
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
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
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
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
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
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違今不得復
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
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虚心平氣去彼我之
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

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深於吾兄
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
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
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
諸先達聞道固有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
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
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
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
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
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

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恠其詞之太直也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愚云作天字大害事

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

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

中間正合天運不差豪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

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獲菑

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

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害事請深思之愚謂孟子

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

害於理否並同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

則亦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為稱似稍穩當慮

偶及此因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

及謝帥書全篇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

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

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

祿壽考之盛以歌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醜

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

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

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之說於此亦可見矣熹所據之本為是先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協何為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其用豈易言哉

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子易傳中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賢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即心即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也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

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及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巧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為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脈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其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嚴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為盡

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

如

誤作尊今便彊說為

尊其所開之類是也

語句刊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

備

如嘗食繁美叱止之無皆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

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

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邪其肯故為刊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為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為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

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訟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為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

楊迪及門
二書見集

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為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為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為如何

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
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
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汧汧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
改汧為汧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為無力
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以此字又無
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為汧字而以
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
寬舒必欲改為汧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
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
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汧汧之別而有此謬

哉蓋古書汧字亦不皆為順流而下之字也

荀子云反鉉察

之注云鉉與
汧同循也

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

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恩也夫抵古書有未安

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

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

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漢儒

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

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

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

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
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愚竊以爲
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
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其人云
沿當作泝不則云泝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
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
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
傷乎猶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
止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
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嘗未

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
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
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
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
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
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
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
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
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
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

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
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
必以為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
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持
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他處不無
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若以稱姪為非而改之為是
則有對偶之類是也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遽改
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為喪服兄
弟之子與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
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為親屬

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擊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
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
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為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為是
則自我作古別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
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
以為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之則請亦用前
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
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
行速屢來增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亦且注其
下云元本有其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

揜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
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
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
意瑣細之間不無闕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
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
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
敢妄為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
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
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
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儻蒙矜恕不
作底以備後復有所稽考也

錄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官既刻二先生文集
後三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棧云得之王山汪應辰
敬以授教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
張棧謹書南軒書明道
先生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鋟板三山學
官遺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
俱燬不存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
乏此來亟將故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為一體刻
之後圃明教堂賴吾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加密

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皆淳祐丙午古汴趙師

耕書後序本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漶教授王君泯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鋟于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東川李襲之謹題後序本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

記者亭朱夫子家藏以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

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泐爲泐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共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文集大率潭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心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浸少悉爲刻棗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

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
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於遺文凡
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
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
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
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
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
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
舊版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
校續刻此其為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

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
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立
門雪俱非苟然為之也烏乎元之之用心
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
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
既望臨川後學鄒次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
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
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
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

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對問一卷信聞
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
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
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
部壹伯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者
疑即朱子所謂諸公各自爲書散出並行
之一者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
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
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
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讀蓋可考

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十年前所
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
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
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
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謂爲
迂闊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
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
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鈐木繫托中
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
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不倦其卓

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甲集

第一

端伯傳師說錄李籲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語曰語

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

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已未元豐二年然亦有已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東見錄後別本云亦與叔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良佐記憶平日語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

先生之門學者皆錄其語蓋追記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游酢字定夫建州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悉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曉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以俟知者

第七 二先生語七

同上篇

第八 二先生語八

本自為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于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元本在端伯傳以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

二先生語故附于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

議論此附于此

蘇昞季明錄關中人也

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人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元豐五年

劉絢質夫錄

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元豐六年

劉絢質夫錄

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時先生監酒稅

第十五

伊川先生語一或云明道

劉絢質夫錄

入關語錄關中學者所記按集先生元豐庚申與叔字疑庚申年也

與叔字疑庚申年也

第十六

伊川先生語二

己巳冬所聞不知在何人所記已聞諸師友說後

第十七

伊川先生語三

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或曰永嘉周行已恭叔或云永嘉劉安節元承或云關中學者所記皆不能明也故存其篇而闕其目案元三年劉質夫卒此篇有質夫名字則三年

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劉元承手編劉安節字元承紹聖四年遷謫前

元事延平陳淵幾叟得之於

第十九

伊川先生語五

楊導道錄也揚迪字導道延平人自居陵後事

第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錄周孚先字靖國初從學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

師說

門人張繹錄張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胡文定公家本除復重得此數章

第二十二上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唐棣彥思

第二十二下

伊川先生語八下

附雜錄後延平陳氏本自為一篇無名氏

第二十三

伊川先生語九

鮑若雨錄永嘉人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伊川先生語十

鄭德久本

此陵鄒柄道卿公之子未嘗親見先生不知其所傳授舊附東見錄後

第二十五

伊川先生語十一

暢潛道錄

暢大隱字潛道名見東見錄此篇見

何人所記獨間見於延平羅氏別錄則注云暢本然則替道所記與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非先生語今考之所傳識者擬其間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

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

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

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

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

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

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

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

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

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

焯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

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

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

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

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

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豪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教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道而本益固則日用之

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伊川先生作

門人朋友叙述

劉立之

朱光庭

書行狀後

游酢

哀詞

呂大臨

墓表伊川先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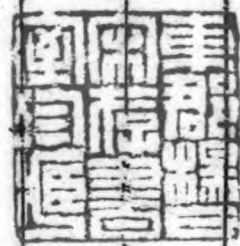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張

奏狀胡安國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未當時無所論著其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它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為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

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于篇合為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

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佗山河大地
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
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
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
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
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
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
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

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
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
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
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
脩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
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
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
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智不惑

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方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

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不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敝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

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旣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湏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

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
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籲曰此
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後有此蔽或本只以
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
心信之莊生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
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
學今則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舊嘗問學
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
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

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二人達者
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
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
欲行它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
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
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
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
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
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
佗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

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

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但氣有偏正耳

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之偏者為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人也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

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

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

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

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

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

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

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一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

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

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

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

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
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

無所用力禮一本云興於詩便須見有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

無所用
力處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

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

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

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
如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
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
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
却言其言道德有取則蓋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
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
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
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

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
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
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
某則躄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
攀躡也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
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
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
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

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
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自分明只作尋常本
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
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
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
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狝禘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
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
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
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

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柝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

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城隍神之

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

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

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

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

肯行爾古人之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顏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盥盪盥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

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即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尤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

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人有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射中鵠舞中節御中慶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

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顓言趙澤嘗云臨政是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爲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

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却爲彼儘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美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盛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

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

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始生人知其必成若教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

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臨大事乎

嘗與趙汝霖論為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餒矣是集義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蓋不知義也楊遵道所錄伊川語中辨此一段非明道語壹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黜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守約者也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

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貴之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
可以治懼

侯世與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先生與某講孟子至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因舉禪語
爲况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省

河南程氏遺書第一

